

**Manila Doctors Hospital**  
With you every step of the way

# 更健康的一年 從這裏開始

讓健康的開始成  
更美好的明天



強健體魄，守護安康，  
開啟一個安穩的未來。



從健康體檢開始，  
安心迎向新的一年。




專業照護，從這裏開始：

- www.maniladoctors.com.ph
- (+632) 8558-0888
- /maniladoctorshospital
- 667 United Nations Ave., Ermita, Manila PH

ACCREDITED DIAMOND  
SOCOTEC  
ISO 9001  
VAB

## (東西問·馬年說馬) 對話駿馬獎得主薩仁圖婭： 駿馬不老，詩不死

中新社瀋陽2月15日電 馬年即將到來，古往今來詩歌中詠頌的「馬」比比皆然。從《詩經》中「蕭蕭馬鳴，悠悠旆旌」的遙遠吟唱，到唐代《馬詩大漠沙如雪》的雄渾詠嘆，「馬」構成瞭解讀中華民族精神世界的重要符號。

「馬」超越普通家畜的屬性成為承載中華民族的精神符號，其在詩歌中蘊含了哪些民族內涵與象徵意義？為何說馬文化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與發展中扮演著獨到角色？近日，國家一級作家、蒙古族詩人薩仁圖婭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對此深度解析。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古今詩歌對「馬」的描繪甚多，從詩歌中可解讀出「馬」所蘊含的哪些民族內涵和象徵意義？

薩仁圖婭：詩歌中「馬」呈現的民族內涵植根於中華民族的生存實踐與精神追求，是民族氣質、價值取向與生活智慧的集中體現。其內涵既蘊藏在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的共生之中，也融匯在民族的奮進與堅守之內，跨越千年而始終鮮活。

從《詩經》中對曠野奔馬的古樸描繪，到唐宋詩詞中駿馬載志的豪情抒發，詩歌中的「馬」彰顯出了中華民族昂揚進取、奮勇向前的精神狀態。絲綢之路的開闢，更使「馬」成為中原與西域，東西方交流的重要載體，展現出了中華民族開放包容的民族氣質。

陸遊寫下「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以鐵馬冰河的壯闊意象，寄託報效國家的執念，表達至死不渝的愛國情懷。

近現代詩人筆下的「馬」或寄託對苦難民生的悲憫，或抒發對民族復興的期盼，或歌頌生命不屈的力量，成為映照時代心聲與詩人情懷的重要載體。如，蒙古族詩人牛漢的《汗血馬》塑造了一匹在絕境中堅守、為信念獻身的「馬」的形象，是一首歌頌生命意志與不屈精神的讚歌。還有臧克家的《老馬》等名篇，不一而足。可見詩歌中的「馬」是中國文學中貫穿古今的經典意象，承載著堅韌、忠誠、自由、奮進等多重精神內涵與象徵意義。

中新社記者：為什麼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最高獎項叫「駿馬獎」？作為兩次駿馬獎的獲得者，您對此有何理解和體會？

薩仁圖婭：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與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等並列為國家級文學獎，是展現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文化格局的重要文化標識。

「駿馬」之所以成為這一獎項的象徵，源於它在多民族文化中的共通意象。在草原民族的語境中，駿馬是堅韌與自由的化身；在農耕與山地民族的敘事裡，駿馬是奮進與希望的象徵。這種跨民族的文化共鳴，讓「駿馬」天然具備了凝聚各民族文學力量的特質。

更深之意是，「駿馬」所承載的精神內核與少數民族文學的創作追求高度契合。駿馬身姿矯健、志在遠方，象徵著民族文學要突破地域與視野的局限，向著更廣闊的文學天地奔騰；駿馬沉穩堅韌、踏上留痕，寓意著作家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真誠的筆觸記錄民族的變遷與心靈的迴響。

兩次獲獎，每次都是精神的洗禮與創作的校準。如果說第一次獲獎是我帶著對民族文化的赤誠，寫下了承載民族記憶與鄉土情懷的詩歌集《當暮色漸藍》。第二次則讓我明晰作家的責任與使命，即駿馬不僅要奮力奔騰，更要明確方向，在時代變遷中記錄民族的心靈成長，並以此撰寫《尹湛納希》，促進在文化交融中，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鑄牢。

駿馬獎所倡導的「民族性」是在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語境中，各民族文學相互滋養、彼此成就的共生狀態。「駿馬」之名不僅是一個獎項的標識，更是民族文學精神的具象化表達，蘊藏著對文學本真的堅守，也寄寓著對民族文化蓬勃發展的期許。

中新社記者：各民族的馬文化在中華民族詩歌中有何體現？

薩仁圖婭：《詩經》裡，「馬」的意象便已十分豐富，成為農耕文明禮儀與生活的生動寫照。

屈原《離騷》中「乘騁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以神話中的千里馬「騁驥」為喻，承載著詩人的高潔志向與改革抱負，將「馬」視為引領光明、堅守初心的精神象徵。

遊牧民族詩歌中的「馬」，始終與民族的生產生活、情感信仰深度綁定。

如在蒙古族抒情詩中，常有「馬踏春風過草原，牧歌隨雲繞藍天」的詩句，將「馬」與草原、牧歌、白雲相融，描繪出遊牧生活的悠然壯闊，「馬」的奔騰矯健與草原的遼闊相得益彰，凸顯遊牧民族對自由生活的熱愛。哈薩克族詩歌中的「馬」是忠誠的家人，「馬的蹄子如銀鈴，踏遍戈壁與山嶺」，詩句既讚美了「馬」的敏捷堅韌，也書寫了哈薩克族人依靠駿馬穿越戈壁、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場景，「馬」耐渴、耐力強的特質成為遊牧民族生存智慧的體現。

中新社記者：為何說馬文化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與發展中扮演著獨到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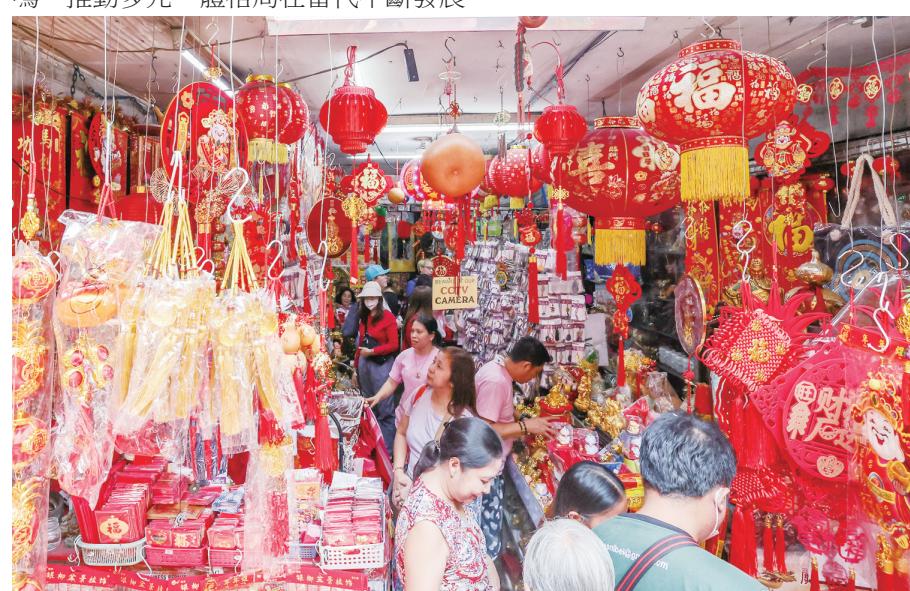
薩仁圖婭：中華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馬文化成為跨越族群的精神紐帶，這種交融特質在詩歌中有著鮮明體現。如，杜甫《房兵曹胡馬詩》「胡馬大宛名，鋒稜瘦骨成。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細緻描摹了來自西域的「胡馬」，既讚美了遊牧民族培育的駿馬矯健，也借馬抒懷，歌頌了勇毅擔當的民族品格。

在各民族的詩歌中，「馬」始終是忠誠、勇敢、進取的共同象徵。無論是漢族的文人詠嘆，還是遊牧民族的民間吟唱，都將「馬」視為堅守初心、奮勇向前的精神化身。

這種共同的精神內核讓馬文化成為凝聚華夏各民族的文化紐帶，也讓「馬」詩歌成為各民族情感共鳴的載體，外化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文化特質。

自五千多年前「馬」被馴化以來，便深度融入農耕、遊牧、漁獵三大文明形態，貫穿於生產生活、經濟貿易、文化創作等各領域，推動著不同民族、不同區域文明的共生共榮。進入現代，馬文化的精神內核依然持續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注入動力。蒙古族那達慕大會中的賽馬項目，延續著草原民族對馬的熱愛；西南地區的馬幫文化遺址，成為追憶貿易歷史、傳承民族精神的文化符號；各民族的馬術運動、馬文化節慶等習俗成為展示民族文化、促進交流的重要載體。

這些馬文化實踐，既保留了各民族的特色，又強化了民族間的文化共鳴，推動多元一體格局在當代不斷發展。



**Sun Life**

# Live Bright Now this Year of the Horse

Strong, spirited, and ready for what's ahead